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貞觀政要卷二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分校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進士臣黄煒

貞觀政要卷三

唐 吳兢 撰

元 戈直 集論

任賢第三 凡八章

房玄齡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敏通經史善屬文開皇中隋方盛咨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之志既事秦王王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玄齡猶禹也餘見下文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南路隸山東臨淄縣名今屬益

都路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隸河東唐制縣置尉掌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渭水之北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啟書疏之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

子巢剌王以玄齡及杜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遣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宗名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令平聲衣去聲潛引入閤謀議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從贊相禮儀駮正啟奏之職貞觀元年遷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宰相也三年拜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封梁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户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户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户四

曰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戸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戸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戸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戸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戸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戸此言千三百戸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寛平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能收敘無隔踈賤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後同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唐制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觀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揆舜使禹宅百揆端揆者相位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十六年進拜司空

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仍總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字一朝忽無良相朝音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更奏聞玄齡遂止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自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玄齡遂止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弼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舊唐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

叅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玄齡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命功臣之意則一也今録其賦於此以備觀覽焉其辭曰有一威鳳憩翮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煙氛閉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羣鳥於南荒弭亂世而方降膺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幹之儔並忤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鴟鴞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咮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歎矰繳之難違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摧而復起眄八極以遐翥臨九天而高峙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徘徊感德顧慕

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全答恵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傅説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宰相非量材受任為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貞觀之盛羣材蟻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齡特以度支闕天下利害寧虛其位而不以與人寧任於己而不庀凡士蓋以民力所繫不當委衰刻之吏國計所本不可付聚斂之臣故寧抱乏材之歎而不容苟且以具員寧受吝權之譏而不忍冒昧以與下此其所以號稱名

相
歟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司直
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斷於上而為一時之
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事矣觀
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得乃自領
之其材固足以辨天下之事而能不自用也由是言
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不自用而能用
人之材則玄齡之賢
所以為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
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大臣
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
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節蓋秦漢
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君子
其于梁公之用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此為興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爭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與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杜如晦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德京兆萬年人也京兆郡名今奉元路萬年縣名今咸寧縣隸陝西餘見下文

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俄遷陝州今仍舊隸河南總管府長史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長史其貳職

也

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兼文學館學士（太宗為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宫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

一遷拜太子右庶子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啟奏宣傳令旨之政俄遷兵部尚書唐制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尚書其長也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唐制檢校其官者皆詔除而非正命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唐制吏部掌文選勳封考課之政知猶主也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代之譽時稱房杜焉按史傳如晦進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美輟其半奠焉後夢如晦若平生明日勑所御饌往祭勞問妻子恩禮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劉氏昫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盖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諶草創東里潤色相須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羣盜天下已平用房杜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之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

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
瞭然使户曉者殆房杜之細耶
張氏九成曰太宗身屬櫜鞬以基帝業閫外之臣皆
以功為尚而房杜隱然為國名臣自後世觀之任公
竭節身處要地如玄齡者誰人也臨機
獨斷吐胸中之奇若如晦者誰人也
呂氏祖謙曰房杜輔相太宗成貞觀之治而後世觀
之無迹可尋此則近於無聲無臭之至矣是故漢之
文景紀無可書之事而為西都之仁君唐
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為貞觀之賢相
唐氏仲友曰太宗與房杜君臣之契深矣謂之明良
相遇可矣而古之王者必有師臣湯之於伊尹武王
之於尚父是也是故能以道正君格其非心以登堯
舜之盛故曰成王畏相房杜之於太宗可以為名相
矣未可以
為畏相也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祕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輙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之斷初不能出於玄齡之謀也故如晦之功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大臣幸而與賢者同列恥已之短而求加於人者真如晦之罪人也哉

魏徵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横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所為文召之徵進十策密奇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矩西入關

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餘見下文鉅鹿人也鉅鹿郡名今順德近路鉅鹿縣隸河東徙家相州之內黃相去聲相州今彰德路隸腹裏內黃縣名今屬滑州武德末為太子洗馬洗音跣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見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衆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從即容切皇太子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厚加禮異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

内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喻也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筭多所宏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公用之公以為大夫後為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

於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宫隋仁壽宫也宴近臣長孫無忌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禎姓無忌其名也字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讐不謂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讐但其盡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説

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寸嬰之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璞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冶陶鑄匠也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

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宗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褒太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惡烏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如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

子太師唐制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臥護之徵乃就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為造為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

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己外求披迷內省（悉井切）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慟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從上曰公强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

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昫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連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前代爭臣一人而已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沒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曾氏鞏曰太宗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直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

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而不以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讜之論而不畏誹謗之譏此太宗貞觀之治獨歸於徵勸行仁義之效者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己任唐史以為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正其心修其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

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勲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横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謟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愚按魏鄭公之諫自兩漢以來一人而已史稱為三代遺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獘政是一獘政而已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

已非心存焉吾恐不勝其去不勝其更也今觀魏公之諫疏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謫用人之非非閒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

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見下文太原祁縣人也太原郡名今冀寧路隸河東祁縣今仍舊武德中為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總司經典膳藥甚為建成所禮

後以連其陰謀事流於巂州巂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貶巂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秖為不聞己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叅

預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温彥博（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彥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初始得還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戴冑（字玄胤相州人性明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冑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號稱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冑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與珪同知國政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平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劉氏昫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

陳氏惇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一已而復使王珪商搉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當以知人為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皋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多方而參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此且復一二而為之商搉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易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邪佞之言所以乘間而入也然則太宗之為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蓋亦有愧於皋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為詹事主簿珪為諫議大夫是珪為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

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為用其致貞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遇主逢時必當立事立功以取富貴其舅韓擒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為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今屬輝州路隸陝西大業末為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今朔州路隸河東丞守之貳也會高祖為太原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都今揚州路江都縣隸淮東至長安即關中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京城執靖將

斬之靖大呼曰呼去聲公起義兵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祏功銑音跣祏音石蕭姓銑名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姓公祏名為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叛又詔靖副孝恭討之擒獲遂平歷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州者為大都督長史其上佐也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按覆讞禁尚書其長也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德初置行軍總管以統軍

進擊突厥定襄城破之定襄郡名今忻州隸服襄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土曰磧地在塞北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限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寒凡言可汗並同降下江切後同可汗番王之稱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厚拜右衛將軍頡利可汗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太宗因其地置伊西州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兵伐匈奴無救而敗遂降匈奴尚得名書竹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

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之地遣使入朝謝罪使去聲後同請舉國内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導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唐儉字茂約并州人開隋政日亂說秦王建大計為天策長史攝戶部尚書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詔除而非正命謂之攝將軍安修仁安姓修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王世充為洧州長史以城歸高祖從檢校鄴州別駕李勣等

啟秦王引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忠政闡七年卒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進行至陰山在西北之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輕走虜衆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

北邊廣漢之地遂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衆悉降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也恥其雪乎羣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後世臣下稱萬歲者本此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切吐谷渾西域國名本遼

東鮮卑徒河涉歸長子之名其孫葉延遂以其名為氏大破其國改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大功去病尚公主及亡詔與主合塋起冢象盧山築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聲吐谷渾內積石二山以旌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亡四字疑誤十八年上幸其第問疾上將伐遼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謚曰景武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失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忠智

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于料敵速于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户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羣臣皆不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一人而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諸葛武侯與靖耳今世傳武經雖未必出靖之手要必有近似者其論霍邑之戰謂建成幾敗為奇兵太宗旁擊為正兵大意謂唐之戰勝特暗合兵法耳亦猶韓信謂漢高天授非人力是也興時太宗伐遼無功而歸謂靖曰吾以天下之力屈於小夷何也靖不答所問顧曰茲事道宗知之蓋指駐蹕之戰請分兵襲平壤之事也嗚呼即其所至而論靖可謂知兵之聖者欤世以英衛並稱要之李勣非靖之匹彙倫伍也

虞世南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起居舍人從宇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黄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叅軍餘見下文會稽餘姚人也會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隷浙東貞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貞觀七去聲年累遷祕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一音儒勝字平聲而志性抗

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頓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搉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也贈禮部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秘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歎曰

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絶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平聲後同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舍人掌録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之于國史焉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淩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

鄖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鄖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郯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國公唐儉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寶二十四人可並圖畫於凌煙閣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絶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忠稱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賛明聖之德下植生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其厚哉

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歎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矣

李勣本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焉餘見下文曹州離狐人也曹州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為左武侯大將

軍（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衆為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禄卿復以反誅）密後為王世充所破（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矯隋主侗策禪位殺侗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衆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密舊境東至於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後謁秦王上策擒竇建德拜上柱國後遷大總管破龜茲國為流矢所中而卒）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衆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

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啟密使去聲後同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啟與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濬州隸服賜姓李氏附屬籍於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裏以別昭穆宗室居之封其父蓋為濟陰王濟上聲瀆名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制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之職尋加勣右武候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

及李密反叛伏誅勣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下軍也）葬於黎陽山（在今濬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為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攻勣力屈降之收勣父為質令勣復收黎陽三年勣自拔歸京師四年從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為稱職（稱去聲）突厥甚加

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選賢良（解音懈）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而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掌）累封英國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

宗曰吾爲社稷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宫轉太子詹事唐制東宫官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囑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算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爲州縣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白漢將

韓信秦將白起也 衛霍見前註

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名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率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犬馬畜之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

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故託以幼孤而勣

其大節如此知人

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盖人不爱其情相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於刑牲歃血曽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而善胥命取荀息欲人之惇信而不食言也若李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王武廢興之際以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後為隳大節也夫以言許人者猶恐非其本心勣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豈得適乎

吕氏祖謙曰太宗以勣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能也按吴起與田文論功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此二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

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盖勣之賢於長城是亦吴起之所長而太宗以之處田文之任宜其敗也

葉氏適曰勣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者能之如立武氏之説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奈何利害所在彼其不學誠不識此噫以周勃之少文幾陷吕氏之禍以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無術所以致也况勣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如此哉

愚按太宗英武將畧優於漢高至於知人料事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章較著者李勣之事是也自今觀之勣之為人外若純慤内任術數非特太宗不能知至今人不能知何也勣始事翟讓讓為李密所誅勣不能死後為竇建德所敗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勣始興單雄信誓同死生雄信誅又不能死其名節如此獨於李密之敗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之小節遂謂可以託孤過矣太

宗之將終也黜勣為疊州都督謂太子曰勣若即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汝必殺之勣聞命不辭家而去夫太宗之術數可謂精矣孰知勣之術數又高出於其上哉厥後武氏之立竟以勣一言而定而唐之子孫幾盡於武氏之手蓋太宗以術數待勣故勣亦以術數報之固不暇為唐社稷計也勣之將死告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勣所任之術數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

馬周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而去客密州趙仁本髙其才厚贈使入關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餘見下文

博州茌平人也(茌士疑切博州今東昌路茌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貞觀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勲翊衛之屬)常何之家(常姓何名史無傳)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失(令平聲後同)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恠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悦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累除中書舍人(唐制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

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年歷遷中書令（如字）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宮處（上聲）事平允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論量（平聲）人物直道而言朕比（音鼻）任使之多稱（去聲）朕意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為調藥周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

周為何陳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不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歷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政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鋭於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于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

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己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於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所為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不尤偉矣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先哲王之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一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見音現皆失其舉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得失

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鉗巨淹切）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尊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內臣能

諫外臣如李大亮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宫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倿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能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顏色深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内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内可

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與憑直言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傅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故古者聖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争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處上聲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相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散騎常侍四人常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事左右拾遺十二

人學同補闕隨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閣

孫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謨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蓋亦制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衆知缺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

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

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憚人君威嚴下不求大臣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訐或比陰行其私而人主不之覺其弊有甚於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得人為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末流矣雖然諫官入閤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閤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復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閤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閤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子因佯狂而免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鰌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

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為趙王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遹惠帝太子為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為丞相)竟不能苦爭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彝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

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焉於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之辭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且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

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令之間豈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況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待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大計

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宮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羌反或言寂爲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羌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况賢主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羣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已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其人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講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其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已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已能改過而後能正其君之過是故曹參成清靜之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興之功賴行冲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已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之長也韋挺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宮臣武德七年或言太子與宮臣謀逆帝專責宮臣遂流巂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凍泮帝怒廢為民中書侍郎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廷大政叅議焉臨軒冊命則為使以授之四夷

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
獻贄幣則受以付有司
杜正倫
相州人隋世舉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知起居注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驩州顯慶初遷中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
秘書少監
少去聲唐制秘書監之貳職也
虞世南著作郎
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
姚思廉
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文學王即位改弘文館學士遷著作郎
等上封事稱旨
稱去聲
召而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諫至如龍逄比干
龍逄桀之賢臣比干紂之賢臣皆以忠諫見殺
不免孥戮
一作仇戮孥子也戮殺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
為君不

易以豉切為臣極難朕又聞龍可擾而馴音循然喉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音洛仍賜絹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之一事也有功見之猶悅況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臣下知觸忤之必無罪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君而然也以太宗之聰明英叡

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君戮諫臣以為戒亦聖王兢懼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境之難去聲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鞮為斬袂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重平聲夷吾射鉤事見任賢篇注勃鞮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勃鞮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鞮遂斬其衣袪重耳奔狄後重耳歸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鞮欲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鞮曰臣不能以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國其無蒲狄乎於是見之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吠堯堯非不仁特吠非其主耳志在無

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此舊本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鞮為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袂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于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名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

律之則管仲勃鞮又君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悉井切恒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來奏事者多有怖慴音輒懼也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

不敢自盡況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工不厭天心下為百姓所怨以自省固宜開導人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過日太

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輙懼死亡之禍與夫音扶赴鼎鑊音霍冒白刃亦何異哉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者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顔而不憚必吾無拒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大吾之好佞而惡直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虛心訪納故論諫者步隨袂接表

諷之進苟溢几盈一日萬幾在今猶昔而論事之誠
頓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致此者始導諫中悅
從終勉強徵屢論矣今猶此間徵以發明是罪為告
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此雖胃力為開說之比終不
能深自克責
復為數求也

愚按貞觀十五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
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志
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亦少貶
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開導聽納
至謂羣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徵戒不克終
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人君所宜慎始而
敬終
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矣

如屬文之士屬音囑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愆過愆與諐同一日萬幾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中去聲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𤣥齡等數人勗之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𤣥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羣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六年也

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觴賜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爲肉之器雕鏤飾也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繡作也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去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爲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比音鼻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爲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

為停改為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仍按通鑑標年於此章之首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于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横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于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改與太保旅獒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宫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黄門侍郎王珪宴語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黄門侍

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閒居與珪語）時有美人侍側（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本廬江王瑗之姬也（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首至京師）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珪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於管子曰（管仲著書十八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齊桓公名小白郭小國齊滅之之猶往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惡惡上烏去聲）

下如字後同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上去聲後同已上王珪述管子之言以為喻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還其親族令平聲按新舊史皆云帝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況侍左右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愧於魏徵矣

愆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所難言太宗之改過不吝改人之所難改王珪進諫之誠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兹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地今河南路乾元殿隋所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給事中唐制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寫校讐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人仕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上書諫曰陛下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何事不從微臣

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世立而趙高弑之子嬰立而遂降于漢諒由是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宏儉約薄賦斂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凋弊之餘必欲節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搆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

陛下初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惡烏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饑寒猶切生計未安三五年間未能復舊奈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漢高

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宜入關而都據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内也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今龍興路隸江西二千人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

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章華就楚衆離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寔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歎曰

我不思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以豉切)非其忠直安能如此且衆人之唯唯(並音葦)不如一士之諤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歎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始平太上皇詔宫室過度者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為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役又興不五六年間一捨一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朕營之意欲便四方百姓今玄素言如此使後必往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己以疏賤投至貴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小吏在擾攘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寵遇洛陽之役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力惜乎匪人滛慢厥疾忠誨功無成而遷播之禍至此忠良所以於邑而痛哭也

呂氏祖謙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欲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恥言之世之為人君者未嘗不是堯舜而未為堯舜之所為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不為桀紂之所為如是則雖知以堯舜自名而未必不為桀紂之歸也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為堯舜者在於力行而不在於空言苟其行之

未善人雖被以桀紂之名而不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唐太宗其人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主對曰桀紂之主太宗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役不息同歸於亂夫二君三代以下之英主也雖其臣比之桀紂而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無他知以桀紂自儆故不敢為桀紂之歸也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焉漢之都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洛陽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也然洛陽興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仙翠微玉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太宗怒養馬宮人將殺之皇后長孫氏諫曰昔齊景公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啟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實賢

而實駿馬則實非其實矣不任牧人而任宮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為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鞭其背二曰鐵檛檛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應平聲）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言甚切至

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辭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況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諭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從其言復多賜之帛是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京兆人有文武才高祖入關自歸授土門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

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州隸甘肅嘗有臺使至州境使去聲後同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明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餠金椀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為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字以申重寄公事之閒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悦漢紀一部荀悦字仲豫頴川人後漢時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閲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己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亹亹不啻如饑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言也若李大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進諫猶曰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咈旨而不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陝縣今仍舊屬陝州隸河南皇甫德叅皇甫複姓德叅名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訕所諫切侍中魏徵進言曰昔賈

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傅上書陳事多所匡建其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　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段令平聲按通鑑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盖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乃賜絹二十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强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

御史興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毁隋宫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其一念之難回也太宗克已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敝不能自祛猶如此况不能克已從諫者宜如何則亦觸情縱欲猶蕙葭萑葦寧有既耶

愚按為人工者甚矣虚心聽諫之難也以太宗之始怒皇甫德參而欲罪之復從徵言德參遂擢高官膺厚賞始也怒人之言終也從人之諫不貴無過而貴改過太宗之謂矣然忤旨之怒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磯激而然也向非徵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丞耳乃能奮不自顧如此尤可為微臣之則效也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域西夷之國也立葉護可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乃號葉護可汗是年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又令人多齎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吉行

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鑾輿在前輿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囑漢因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所施為施平聲皆邈過三王之上邈音莫奈何至此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也受漢禪國號魏求市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

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止之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因其織皮之貢而即敘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覩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上疏陳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産於石食之使人生氣通胃謂曰卿進藥石之言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故以藥石相報按史傳季輔後為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況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肓之疾金鏡可以別媸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之清

鑒比之于金鏡可為

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從而不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有隱夫音扶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儉等皆曰陛下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黄門侍郎劉洎字思道荆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遷日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恠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理不稱者稱去聲或

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爲卿改之爲去聲按通鑑是年夏四月上至太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世而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而禹益皐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能盡如唐虞之時而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爲堯舜之心也惜夫太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勝嘆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羣臣類多訣說之風其間訣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欲羣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無失太宗欲知其過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太宗欲問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宫苑之官穆裕穆姓裕名命於朝堂斬之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十七年立為皇太子遽犯顏進諫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間從容而言乘平聲間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申犯顏之

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夫音扶處上聲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字景仁鄧州人貞觀初除秘書郎奏籍田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兼東宮官乃詔五日一參東宮後遷中書令卒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能諫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艶后擅權諫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諫其故何

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諫問於李勣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無事可諫嗚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 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納通奏鄭仁基女年十六七容色絶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禮法性約素嘗著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撿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納忠諫勿受讒省遊畋作役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華唐制女官號九嬪之一詔書已出策使未發使去聲後同魏徵聞其已許嫁陸

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樂並音洛]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處上聲後同]則欲民有棟宇之安食膏粱則欲民無饑寒之患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

乃令女還舊夫令平聲後同左僕射房𤣥齡中書令溫彦博
禮部尚書王珪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
之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其父康在日
與鄭家往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
外人不知妄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
問徵曰羣臣或順㫖陸氏何為過爾分疏徵曰以臣度
之度待洛切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時

為太子舍人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啟太上皇聞之不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見任賢篇註每懷戰懼常恐不全首領陸爽陸氏名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謫音摘責也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笑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乃出勑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恥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靳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遽罷已停策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況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況妃嬪乎故姝麗之所在不遠千里求之雖有夫

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為君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强從之而已厥後士彠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邇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關東潼關以東也）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為去聲後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已配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道路之人咸

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之急猶必不可況以泰山之安而輙行此事為陛下為此計者為此之為如字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冐昧之罪臣所甘心簡熙使去聲後同右

僕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勑三四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彝重奏重平聲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者太宗怒乃出勑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勑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觧公意觧音懈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

取給且比年比音鼻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如字後同人無鬬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使其數雖衆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

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懽悅更有勑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来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後同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得物便㸃入軍来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廵屬縣觀風俗録囚恤鰥寡縣令唐制縣置令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寃屈親獄訟常

年貌税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絹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惇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歴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

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水實始於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書避高宗諱故改曰持）權萬紀（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魏徵奏黜之後數年復是官）侍御史（唐制掌糾舉百寮及入閣承詔推彈雜事）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訐居謁切）數蒙引見（數音朔見音現）任心彈射（彈平聲後同）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令平聲）臣下無以自安內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不識大體以譖

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玄齡嘗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斥退張亮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騎將軍詳見公平篇註無所肅厲徒損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度待洛切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羣臣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其枉直其餘踈賤孰能免其欺罔伏

願陛下留意再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疋其萬紀又姦狀漸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況其餘乎大天下之

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己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彥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彥博謂徵曰令平聲後同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衆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彥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

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矍厥縛切　驚悟貌）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

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疋按通鑑徴又曰稷契臯陶良臣也龍逄比干忠臣也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别不若曰臣願為稷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逄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稷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者柔和獻納不敢强諫曰吾效稷契臯陶苟有犯顔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説啟之矣

林氏之竒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猶然無間而后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為疑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仆碑之兆已見於此

呂氏闕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可以為稷契臯陶之良不從則亦不失其為龍逄比干之忠則是忠之與良固未甚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堯舜不從之則為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專謂之良臣可也而冏命則曰咸懷忠良商紂之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於山禪祭於地也)羣臣等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供事(供平聲後同)遠夷慕

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羅猶密罻音蔚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乂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謂東封泰山也在今泰安州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要平聲要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泰山也萑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

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厭音淹足也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武行之

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致時太平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必登山封土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末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

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
則其餘無足怪者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
勝救
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
不能監覩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難知
置於冥漠而不省昧者無足怪矣以太宗之明房杜
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其胥訓告
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羣臣獻諂侈蕩上心請
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曰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
高德厚偃然自足微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數州
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
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
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歟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

年一時巡肆覲羣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肯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援古据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秦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罽羅猶密倉廩尚虛執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据為君者昧於上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反諸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名愔太宗第六子也）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郎中（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録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寃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予音與）其子為千

牛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盖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硎言此刀可以脩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平聲後同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為去聲後同易以豉切古語城狐不灌社鼠不燻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譏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况世家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

能禁禦武德之中已多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肅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為如字豈可以水未橫流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刑焉

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猶紾兄臂而曰姑徐云爾攘鄰雞而曰請俟來年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儉齊清河王岳之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厲風俗有聲入為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百工繕作之政竇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後同亦不解玄齡士廉拜謝

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役周名經營未央之成蕭何綜理烏有營繕之小而宰臣不知乎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統之紊太

宗方鼎新三省復修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造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徵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愚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故天下之事天子無不當與宰相亦無不當與者豈有南衙北門之分乎太宗責非其所當責玄齡等謝非其所當謝徵魏徵之言君臣蓋莫知其失也唐中葉以後以中書門下為南衙以樞密中尉為北司軍機之密策立之重宰相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啟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聰明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者意

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躓頓我之兒子自不許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豉切後同我若縱之豈不能躓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正色而諫曰當今羣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傳去聲王人雖微

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羣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

理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厭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貸之狀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為祭酒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問常

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聲教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治生活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比音鼻

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從之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强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

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誼臣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令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柳姓雄名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冑奏法止合徒

（少去聲唐制徒刑五一年至於三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為去聲）豈畏濫有誅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

昔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昃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忠存誠以堯舜為法豈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文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拒諫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之

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之亡矯揉勉强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强從人之諫矣昔者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咈終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二